

## 挤压下的变形与坚韧

王延辉小说《奎虚阁》的精神品格

□ 王兆胜

像地壳运动,《奎虚阁》被各种力量挤压,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社会的、家庭的、情感的、人性的,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不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作者都捕捉到了汹涌的涡流与难以想象的黑洞。不过,最后作者并未被裹挟其中难以自拔,而是以超拔的意志与品质、精神与境界实现了精神超越。

变动不居的社会一直暗流涌动。各式各样的人扮演着不同角色。其中,有恶人,有被异化者,有灵魂的丑陋者。作者笔下虽无大恶之徒,多是些普凡人生、人性的缺憾,甚至主要是那些被世俗人生拖下水的驳杂与丑陋,但其中分明可见刀光剑影、血迹斑斑。这既包括那个淫放的乔主任、饱读诗书的曹自己、醉生梦死的欧阳俊,也包括由雅变俗的雷可恕、由健康变得抑郁的云若,还有黎团长、文书记、大姐、厚厚等。在他们身上都镌刻着历史与现实的锈痕。即使是那些善良者,也不可能免被时代之刀割过,如在欧阳童与欧阳俊兄弟身上就有如同怪兽和毒菌一样的情欲,他一家人对农村姑娘怀有深深的偏见。可以说,金钱与权力、等级与俗气将良俗、亲情、爱情、人性不同程度地异化了。另外,像欧阳童这样的才俊,在世俗的评价中,就是一个无用书生,甚至没多少价值可言,致使他在爱情道路上处处碰壁,深陷感情纠葛的泥淖。

不过,小说没有被黑暗和世俗吞没,即使在那些特殊年代也是如此,总有那些不屈的灵魂光芒闪烁,并给人以温暖,从而点亮人们的心灯。云书宜受尽折磨与屈辱,但一心为国家收集图书珍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带病坚持手抄经典,并将收藏的“文革”传单悉数交公。他还主动授徒,将古籍版本知识倾囊相送。欧阳童的父亲一生出污泥而不染,成为严于律己的典范。单主任坚守着珍贵的爱情,40多岁却一直未婚,当听到自己曾爱的人残疾无依,就主动放弃工作,前去照顾。乔红生作为大学生,后成为省机关一名干部,但为了使家乡富裕、改变腐化之风,毅然放弃

优裕条件,回乡担任村支书。为了取得村民信任,改变村庄贫穷面貌,建立市场致富,他竟带头平掉了父母的坟头。

最有代表性的是欧阳童,他善良、孝顺、进取、有情有义,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没有失去自我,是一个不断得悟人生之道的学者。于个人,他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于家庭,他坚守本分与孝道;于朋友,他真诚而守信;于爱情,他全身心投入;于专业,他积极钻研;于社会国家,他保住奎虚阁。这是一个英俊潇洒、内心纯净、积极进取、有大情怀的男子汉形象。只是有一点,他一直为情所困,并由此带来婚恋关系的矛盾与困惑,也带来人生的些许惆怅,以及有时莫名其妙和难以自拔的悲观。

最值得肯定的是欧阳童的妻子可雨。她虽是个普普通通的公交车售票员,但对丈夫恩爱体贴,对丈夫家人如同亲人,与人为善,与许多小肚鸡肠的嫉妒女性大为不同。最值得敬佩的是,在下岗后,在短暂的失落后,她毅然自主创业,在辛苦中追求人生的幸福。在书的结尾处,作者写欧阳童在思念恋人中迷失了自己,几近绝望,但却这样写他的妻子可雨:

黎明时分,墨都城被一片轻雾笼罩,大街上清冷寂寞,少有行人。

一辆装着锅碗瓢盆和煤气燃具的童车,从一个破旧大门里露出头来,继而是女人的身影蹒跚而出,走到车前头,双手提起,把两个前轮费力地放下台阶。

不远处,男人已立了许久,看到这情景,急步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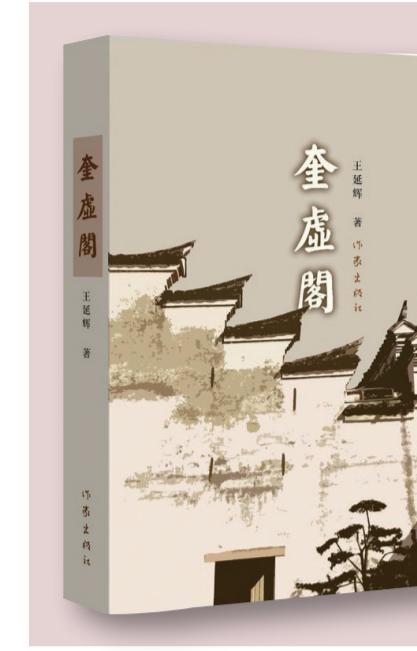
女人却已很快地推起车子。

男人犹豫片刻,依旧迎上前去,近乎鲁莽地挡住了女人的道路。

女人并不躲闪,也不抬头,低声说:“先生,要来个中国汉堡吗?”

刹那间,男人泪水飞进……

在妻子的宽容、善良、辛苦、坚韧和积极进取面前,丈夫欧阳童的情感得到了净化,精神和灵魂得以升华。



4月18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王延辉长篇小说《奎虚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作家出版社社长路英勇,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联部主任陈文东,以及白烨、张陵、施战军、贺绍俊、叶梅、王干、刘大先、刘琼、王秀涛、崔庆雷等评论家,责编赵莹,二十餘人与会研讨。会议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赵海虹主持。

《奎虚阁》一书以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书楼“奎虚阁”(墨都市图书馆旧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欧阳童从一个少年舞蹈演员成长为古籍鉴藏专家的生命轨迹,描述了奎虚阁楼主后代两辈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的生活情境,并围绕奎虚阁“藏书”在不同时代的命运遭遇,展现“书”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价值、意义等文化情结,同时表现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文化情怀,塑造了一群有个性、有意趣的人物形象,使“书”这一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参天大树中的最重要的血脉,获得了一次张扬和宣示。

文学评论家张陵认为,《奎虚阁》塑造了一个文化人的形象,而作者借此所表达的自身对于文化的理解很有价值,“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在人民生活当中的,这部作品对于文化的力量从哪里来?文化守望的人守望什么?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主人公并不是守望老的传统文化方式、生活方式,他守望的是一种精神。”

作家叶梅对于《奎虚阁》中关于文化的认识同样印象深刻,“这部作品是一部文化小说,奎虚阁其实是中国文化形象,这部作品是在写中国文化脉络的延续、流失、传承、守护。”

“藏书楼经过历年历代的战火纷飞,以至于凋敝、散失,但是它那条坚实的脉络始终在延续着、流传着,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而奎虚阁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滋养了一代一代的人。”叶梅说,“我觉得《奎虚阁》是在铸魂,中华民族的魂魄,实际上就在奎虚阁。”

“从个人出发,个人的情史、个人的欲望史、个人的奋斗史和个人的成长史,在层层书写中,最后发现了中国文化很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从小处写起,最后写出大处,非常难得。”评论家王干认为,《奎虚阁》是一部文化守望的小说,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现实深刻的写照。

刘琼认为,《奎虚阁》从历史和美学的评价标准来讲都可以说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写的历史和时代的风貌、风俗和风情,带出了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能够较好地把历史大逻辑和细节转述和转达出来,是非常考验作家写作功力的。经验很多作家都有,但是怎样把经验转化为文学,还要写出历史的感觉来,同时还要符合历史和时代特征,就需要把历史跟美学结合在一起。

王延辉在创作感言中谈到,这部小说是他20年思考、观察、感悟的总结,里面的故事有他生活的影子,也从阅读的积累中,产生了“美”的想象,对美学、诗意的追求,也是向80年代文学的致敬,既重现了记忆,又以虚构和想象来贴近更加真实的内心,是个人生命与精神历程的一种展现。

中,又是用一种自然写式的写法。能够发现小说跟生活是“平视”的,小说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有缺陷的常人,并且是小市民性的常人。尤其是欧阳童的家人,甚至欧阳童本人在处理各种家庭关系的时候,都是小市民的价值观。这部小说没有提供所谓的理想人物、典型人物,真正意义上见证了这个时代。

奎虚阁构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我们的文化随着世事的颠簸,就像大海当中的一个孤舟与世沉浮,它脆弱又很尖锐,但还是活下来,最后奎虚阁没有被资本吞并,这是非常好的。

## ■ 发言摘选

刘大先:是一部后革命时代的生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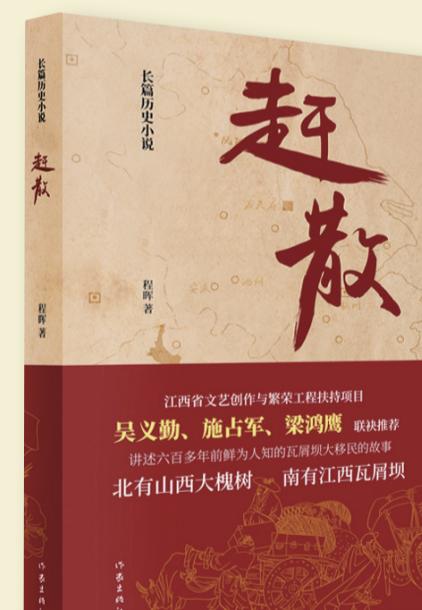
这部小说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生活史,小说的开篇写到伟人的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个结束造成了主人公欧阳童跟这个时代的变故,他的青春成长的过程恰恰跟革命时代同步了。这20多年时间里,这个过程当中世事变化,由主人公的恋爱、婚姻、家庭、谋生等一系列遭

际,展现出这个时代世情的风俗史。

这部小说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情感史。在时代变迁当中,展现出个体的情感结构的变化。这部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和下卷的情感结构是不一样的。上卷基本上是一个成长小说,像约翰·克里斯托弗一样,一个青年不断的焦灼,这个焦灼当中有内在的激情。到了下卷进入到婚姻家庭和中年的状态之后,激情慢慢消磨,变得沉郁起来。因为遭到家庭生活和工作方面一系列的困扰,他变得有点忧郁,我们从文本层面明显感觉到风格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书写当

## 《赶散》(文摘)

□程晖



## 内容简介

小说借元末明初饶州府快子待熊、方两大家族的爱恨恩仇、悲欢离合,构建了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故事,塑造了一批或忠或奸、或伟大或渺小的官、民形象,展示了元末明初风云激荡数十年间,我国南方百姓的苦难人生与不屈奋斗。

名,咱们高氏家族就可以多留下一人。我这也是向新福兄学习,舍弃自我、成全他人嘛!再说,再说……”

他说了两个“再说”,就不说下去了,满脸神秘兮兮、暗自得意的样子,好在姜、蒋二人没再追问下去,因素来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又是在打个人的小九九。

原来,高亮声这人天性浪漫自由、无拘无束,平时花钱阔绰豪爽,与朋友喝酒、赌博、逛窑子,啥事都干,所以他一有点钱就花掉了,头头老是缺钱。姜、蒋二人,还有彭兴旺、刘萌、刘清修、王介武等朋友都借过钱给他。也正因如此,尽管他风度翩翩、多才多艺,却没有谁家愿把姑娘嫁给他,他也养不起。这次他主动报名外迁,便得到了

官府几十两银子奖励,够他花几天了。他也希望迁去一个新地方后,能遇上一个好姑娘,成就一段佳缘,从此开始新的人生。

姜新福苦笑着:“水生刚才说到你湖北的老表,咱们几个老乡将来见面,也得以‘老表’相称啦!这还得拜朱皇帝所赐,得感谢他啦!”

蒋水生接上话来:“是啊,咱们要感谢他朱皇帝的还有不少呢!不但逢人称‘老表’,中秋节大家都要做月饼、吃月饼,最初不也是他的创意吗?咱们饶州过去的‘老城腌菜’,也被他改名为‘春不老’。说实话这个名字比原名好听多了,‘草莽天子’倒亦并非泛泛之辈。咱们迁移去了外地生活,以后每年春天还是要记得吃春不老啰!记得咱们的老家是在饶州啰,从瓦屑坝上的船啰!”

姜新福、高亮声两人都点点头,认真地说:“这倒是应该。春天要吃春不老,中秋要吃月饼,永远记得咱们的老家是在饶州,记得咱们是从瓦屑坝上的船!”

高亮声又说:“还有,你们看,上次迁走的人,主动报名的并未五花大绑、脚镣手铐,这次却都这样安排了。包括咱们仨,都是主动报名的嘛,也跟那些被抓捕强行赶散的人一样,捆绑得死死的。这在路上怎么大小便?只有当场‘解手’才行啦!那以后是不是大小便都叫‘解手’啦?”

姜新福、蒋水生都哈哈大笑起来:“是啊,以后大小便、上茅厕就叫‘解手’啦!这自然也得拜他朱皇帝发起的‘洪武大移民’所赐啦!”

蒋水生、高亮声顿时朝远处几名兵士叫喊道:“我们要‘解手’!”

就在这时,船上还真有好多个移民嚷嚷起来“解手”,此起彼伏,原来他们确实是上茅厕了!

姜新福此刻却一时陷入一段莫名的沉思当中,他半低着头,不睬他人,其棱角鲜明、容态肃静之侧影,仿佛一座大理石塑像……

蒋水生像个孩童般带着卖萌的表情,轻步凑到姜新福耳边,有些故弄玄虚的样子,半是迂腐半是天真地问道:“新福兄,你看咱们那天再合作写篇新的文章如何?”他难道不清楚,他们很快就会天各一方,可能永远也见不了面吗?或者正是因为他清楚这点,所以才会有此奢望啊!

高亮声也慢慢挪到他俩旁边,以自嘲的口气说:“眼前这个‘大赶散’就是现成的最好题材了嘛!你们看,咱们仨脚镣手铐地一同上路,便是好故事啰!还有‘杨大顺都督撞柱’‘刘清修庐山修道’‘刘萌珠湖遭棒击’‘卞采五台山出家’……不都是很‘精彩’很‘好看’嘛!”

这时姜新福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儿,猛抬起头来说:“你们提到卞采,才发现我还欠他一笔债呢!”

高亮声惊讶地说:“你还欠卞采的债!多少钱?这个穷书生向来困窘潦倒、家徒四壁、不名一文,他哪里会有多余的钱借给你!”

“是一笔文字债。”

“哦!你答应他写‘七杰逛京城’了?”

“不是。是他年前所作的那副嵌入饶州七县之名的对联,却一直只有上联,我答应过两年内要给他对上下联的。”

蒋水生问道:“这事咱们大家都晓得啊,你对

上了?”

“刚才突然就有了,只可惜卞采他本人看不到了。”

“说来咱们听听也好。”

“呵呵,说给你们听吧!倒也无妨,请两位指教。他的上联是‘水泽鄱阳,余江请坐,举起浮梁饭碗,斟满乐平谷酒,一口余干,德兴洋洋,万年享誉’;我的下联是‘皇恩家俊,陈远听令,缠绵新福腰身,挤满李余渔船,三更亮声,陶安静静,石代留名’。”

“好对!上联嵌入饶州七县之名,下联则对以饶州七人之名,堪称工整、恰当之极!陶、陈两人虽不是籍贯于此,但毕竟现在饶州为官,且主持移民公务。想必将来这又该是饶州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了。”蒋水生赞道。

“的确有意思!这上下联均借用谐音,下联还带着一丝嘲讽,别具一番韵味。只可惜,其中有新福兄自己的名字,也有我高某人的名字,却没有你水生兄的名字。”高亮声打趣蒋水生道。

对他俩的夸奖,姜新福却并不觉得高兴与自豪,只感到内心愤懑、凄然。

移民大船马上准备启程了!真的要离开家乡了,还不知道是否有回来看看的那一天,父子、兄弟、夫妻还能否见得面,远赴他乡,生离死别在即,船上即将离开的汉子们、船下赶来送别的家人们,全都哭得肝肠寸断、悲痛欲绝,有些撕心裂肺、有些满是泪,整个场面实在是很悲壮,也很黯淡。

姜新福、蒋水生、高亮声他们仨都是主动走的,且都没有让家人来送,他们要洒脱、开通、安定得多,没有其他人那么悲痛惶恐和抗拒。不过,他们也是文化人、性情中人,面对这一幕,难免不生恻隐之心、唏嘘之态,一个个耸然动容、双眼湿润。

这时,姜新福想起他先祖白石道人的一首词作《江梅引》,便随口吟了出来:“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飘零客,泪满衣。”原意虽是情人之间的相思,此处倒也应景。

恰好高亮声懂这个词牌,姜新福一边吟,他一边跟着就唱了起来,唱得缠绵悱恻、凄婉伤感。他们还能再见面吗?还能回到饶州来吗?还能与家人团聚吗?官府用来移民的一艘艘巨船,载走的只是他们那一副副空壳;而他们的灵魂情怀,是永远留在家乡这片山水水里了。

三人站在船上,眼泪簌簌而下,淌湿了衣袖、膝盖、脚底……

旁边的一些移民,听了他们哀伤、深情的吟唱,更加号啕大哭起来,把手上的绳索、脚上的镣铐拍打得“哗哗”作响。

由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缓缓驶离了瓦屑坝码头与湖湾,在鄱阳湖上稳稳航行,渐渐消失在迷雾里……

(摘自《赶散》,程晖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